

枚乘《七發》原文及翻譯

【原文】

楚太子有疾，而吳客往問之曰：「伏聞太子玉體不安，亦少間乎？」太子曰：「憊！謹謝客。」客因稱曰：「今時天下安寧，四宇和平，太子方富於年。意者久耽安樂，日夜無極，邪氣襲逆，中若節轡。紛屯澹淡，噓唏煩醒，惕惕怵怵，臥不得瞑。虛中重聽，惡聞人聲，精神越渫，百病咸生。聰明眩曜，悅怒不平。久執不廢，大命乃傾。太子豈有是乎？」太子曰：「謹謝客。賴君之力，時時有之，然未至於是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楚國太子有病，有一位吳國客人去問候他，說：「聽說太子玉體欠安，稍微好點了嗎？」太子說：「還是疲乏得很！謝謝你的關心。」吳客趁機進言道：「現今天下安甯，四方太平。太子正在少壯之年，料想是您長期貪戀安樂，日日夜夜沒有節制。邪氣侵身，在體內凝結堵塞，以至于心神不安，煩燥歎息，情緒惡劣象醉了酒似的。常常心驚肉跳，睡不安甯。心力衰弱，聽覺失靈，厭惡人聲。精神渙散，好象百病皆生。耳目昏亂，喜怒無常。病久纏身不止，性命便有危險。太子是否有這種症狀呢？」太子說：「謝謝你。靠國君的力量，使我能享受富貴，以至于經常得此病症，但還沒有到你所說的這種地步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今夫貴人之子，必官居而閨處，內有保母，外有傅父，欲交無所。飲食則溫淳甘脆，腥醲肥厚；衣裳則雜遝曼煖，燁燁熱暑。雖有金石之堅，猶將銷鑠而挺解也，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？故曰：縱耳目之欲，恣支體之安者，傷血脈之和。且夫出輿入鞶，命曰瘵之機；洞房清宮，命曰寒熱之媒；皓齒蛾眉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膿，命曰腐腸之藥。今太子膚色靡曼，四支委隨，筋骨挺解，血脈淫濯，手足墮癢；越女侍前，齊姬奉後；往來游宴，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。此甘餐毒藥，戲猛獸之爪牙也。所從來者至深遠，淹滯永久而不廢，雖令扁鵲治內，巫咸治外，尚何及哉！今如太子之病者，獨宜世之君子，博見強識，承間語事，變度易意，常無離側，以為羽翼。淹沉之樂，浩唐之心，遁佚之志，其奚由至哉！」太子曰：「諾。病已，請事此言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現在那些富貴子弟，一定是住在深宮內院，內有照料日常生活的宮女，外有負責教育輔導的師傅，想與其他人交遊也不可能。飲食是溫厚淳美、甘甜酥脆的食物和肥肉烈酒；穿著是重重疊疊的輕軟細柔、暖和厚實的衣服。這樣，即使象金石那樣的堅質，尚且要溶消解呢，更何況那筋骨組成的人體啊！所以說，放縱耳目的嗜欲，恣任肢體的安逸，就會損害血脈的和暢。出入都乘坐車子，就是麻痺癱瘓的兆頭；常住幽深的住宅、清涼的宮室，就是傷寒和中暑的媒介；貪戀女色、沈溺情欲，就是摧殘性命的利斧；甜食脆肉、肥肉烈酒，就是腐爛腸子的毒藥。現在太子皮膚太細嫩，四肢不靈便，筋骨松散，血脈不暢，手腳無力。前有越國的美女，後有齊國的佳人，往來遊玩吃喝，在幽深的秘室裏縱情取樂。這簡直是把毒藥當作美餐，和猛獸的爪牙戲耍啊。這樣的生活影響已經很深遠，如果再長時間地拖延不改，那麼即使讓扁鵲來為您治療體內的疾病，巫鹹來為您祈禱，又怎麼來得及啊！現在象太子這樣的病情，需要世上的君子，見識廣博、知識豐富的人，利用機會給您談論外界的事物，以改變您的生活方式和情趣。應常讓他們不離您的身旁，成為您的輔佐。那麼沈淪的享樂、荒唐的心思、放縱的欲望，還能從哪裏來呢！」太子說：「好。等我病愈後，就照你這話去做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今太子之病，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，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之，不欲聞之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願聞之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現在太子的病，可以不用服藥、砭石、針灸、灸療的辦法而治好，可以用中肯的言論、精妙的道理勸說而消除，您不想聽聽這樣的話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願意聽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龍門之桐，高百尺而無枝。中鬱結之輪菌，根扶疏以分離。上有千仞之峰，下臨百丈之谿。湍流溯波，又澹淡之。其根半死半生。冬則烈風漂霰、飛雪之所激也，夏則雷霆、霹靂之所感也。朝則鸛黃、鴉鳴鳴焉，暮則羈雌、迷鳥宿焉。獨鶴晨號乎其下，鷄雞哀鳴翔乎其下。於是背秋涉冬，使琴擊斫斬以為琴，野蘭之絲以為弦，孤子之鈎以為隱，九寡之珥以為約。使師堂操暢，伯子牙為之歌。歌曰：『麥秀兮雉朝飛，向虛壑兮背槁槐，依絕區兮臨回溪。』飛鳥聞之，翕翼而不能去；野獸聞之，垂耳而不能行；蛟、螭、螻、蟻聞之，拄喙而不能前。此亦天下之至悲也，太子能強起聽之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病未能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龍門山上的桐樹，高達百尺而不分枝，樹幹中積聚很多盤曲的紋路，樹根在土壤向四周延伸而擴展。上有千仞的高峰，下臨百丈的深澗；湍急的逆流衝擊搖蕩著它。它的根一半已死一半還活著。冬天寒風、雪珠、飛雪侵凌它，夏天閃電霹靂觸擊它，早上則有黃鸝鴉鳴在它上面鳴叫，傍晚則有失偶的雌鳥、迷路的鳥雀在它上面棲息。孤獨的黃鸝清晨在桐樹上啼叫，鷄雞在樹下飛翔哀鳴。在這樣的環境中秋去冬來（曆盡歲月），讓琴擊斫伐桐樹制成琴。用野生的蘭絲制成弦，用孤兒的帶鉤做裝飾，用養了九個孩子的寡婦的耳環制成琴徽。讓師堂彈奏《暢》的琴曲，讓伯子牙來演唱。歌詞說：『麥子抽穗出芒時野雞在早晨飛翔，蛟向空谷離開枯槁的槐樹，依傍在險峻之處，下臨曲折的溪澗。』飛鳥聽到歌聲，斂翅不能飛去；野獸聽到歌聲，垂耳不能行走；蛟、螭、螻、蟻聽到歌聲，張嘴不能向前。這是天下最動人的音樂。太子能勉強起身來聽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病了，不能去聽啊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撈牛之腴，菜以筍蒲。肥狗之和，冒以山膚。楚苗之食，安胡之飴搏之不解，一啜而散。於是使伊尹煎熬，易牙調和。熊蹯之臠，芍藥之醬。薄耆之炙，鮮鯉之膾。秋黃之蘇，白露之茹。蘭英之酒，酌以滌口。山梁之餐，豢豹之胎。小飴大歡，如湯沃雪。此亦天下之至美也，太子能強起嘗之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病未能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煮熟小牛腹部的肥肉，用竹筍和香蒲來拌和。用肥狗肉熬的湯來調和，再鋪上石耳菜。用楚苗山的稻米做飯，或用菰米做飯，這種米飯搏在一塊就不會散開，但入口即化。於是讓伊尹負責烹飪，讓易牙調和味道。熊掌煮得爛熟，再芍藥醬來調味。把獸脊

上的肉切成薄片制成烤肉，鮮活的鯉魚切成魚片。佐以秋天變黃的紫蘇，被秋露浸潤過的蔬菜。用蘭花泡的酒來漱口。還有用野雞、家養的豹胎做的食物。少吃飯多喝粥，就像沸水澆在雪上一樣。這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，太子能勉強起身來品嚐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病了，不能去品嚐啊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鐘、岱之牡，齒至之車；前似飛鳥，後類距虛，稱麥服處，躁中煩外。羈堅轡，附易路。於是伯樂相其前後，王良、造父為之御，秦缺、樓季為之右。此兩人者，馬佚能止之，車覆能起之。於是使射千鎰之重，爭千里之逐。此亦天下之至駿也，太子能強起乘之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病未能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曰：「鍾代一帶出產的雄馬，年齒適當時用來駕車；跑在前頭的像飛鳥，跑在後面的像距虛。用早熟的麥子喂養它，使它性情急躁。給它套上堅固的轡頭，讓它在平坦的路上奔跑。在這時讓伯樂在前後觀察，讓王良、造父來馭馬，秦缺、樓季做車右。這兩個人，在馬受驚時能把馬制服，在馬車翻倒時能扶起車。用這樣的馬車去賽跑，可以下下千鎰的賭注，可以一日千裏。這是天下最好的駿馬了。太子能勉強起身去騎它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病了，不能去騎啊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既登景夷之台，南望荊山，北望汝海，左江右湖，其樂無有。於是使博辯之士，原本山川，極命草木，比物屬事，離辭連類。浮遊覽觀，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。連廊四註，台城層構，紛紜玄綠。輦道邪交，黃池紆曲。溷章、白鷺，孔鳥、鸚鵡，鵝雛、鵝鶻，翠鬣紫纓。螭龍、德牧，邕邕群鳴。陽魚騰躍，奮翼振鱗。溟漭蓊蓊，蔓草芳苓。女桑、河柳，素葉紫莖。苗松、豫章，條上造天。梧桐、並閭，極望成林。衆芳芬郁，亂於五風。從容猗靡，消息陽陰。列坐縱酒，蕩樂娛心。景春佐酒，杜連理音。滋味雜陳，餽糈錯該。練色娛目，流聲悅耳。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，揚鄭、衛之皓樂。使先施、徵舒、陽文、段乾、吳娃、閭、傅予之徒，雜裾垂髻，目窳心與；掄流波，雜杜若，蒙清塵，被蘭澤，嫵服而御。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，太子能強起游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病未能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登上景夷台，南望荊山，北望汝水，左面是長江，右邊是洞庭湖，這種遊觀之樂絕無僅有。在這時讓博學善辯的士人，考訂山川的本原，窮盡草木的名稱，譬喻敘事，選詞造句，以類相連。漫遊縱覽之後，在虞懷宮中擺設酒宴。宮殿的回廊四面相連，台城重疊，色澤深綠，景象繽紛。車道交錯，護城河曲折。溷章、白鷺、孔鳥、鸚鵡、鵝雛、鵝鶻之類的鳥，或冠毛翠綠，或頸毛姍紫。雄鳥與雌鳥羽毛美麗，鳴叫動聽。魚兒在水中跳躍，豎起鱗翼，振動鱗片。河水清淨，蓊蓊叢生，蓮花芬芳。河邊的柔桑、柳樹，或葉色單一，或枝條發紫。苗松、豫章樹，枝條高達天際。梧桐、棕櫚，遠遠望去，蔚然成林。草木芳香，在風中混和。枝條搖曳，或隱或現。列坐縱酒，縱心娛樂。讓景春來勸酒，讓杜連來奏樂。滋味雜陳，食品交錯齊全。精選美色娛悅心目，流美的歌聲悅耳動心。於是唱起《激楚》的急促的音調，彈奏鄭、衛的動聽的樂曲。使先施、徵舒、陽文、段幹、吳娃、閭媿、傅予這樣俊男美女，裙裾混雜，發髻散開，秋波暗送，情意相許；這些人以引流水洗身，以杜若香體，身上如披一層薄霧，臉抹蘭膏，穿著便服來侍奉。這是天下最奢侈華麗、浩博盛大的宴樂了。太子能勉強起身來享樂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病了，不能去享樂啊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將為太子馴騏驎之馬，駕飛軫之輿，乘牡駿之乘。右夏服之勁箭，左烏號之雕弓。游涉乎雲林，周馳乎蘭澤，弭節乎江潯。掩青蘋，游清風。陶陽氣，蕩春心。逐狡獸，集輕禽。於是極犬馬之才，困野獸之足，窮相御之智巧，恐虎豹，懾鷙鳥。逐馬鳴鑣，魚跨麋角。履游麋兔，蹈踐麋鹿，汗流沫墜，冤伏陵窘。無創而死者，固足充後乘矣。此校獵之至壯也，太子能強起游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病未能也。」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，侵淫而上，幾滿大宅。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我要為您馴服騏驎，駕起開有窗戶的輕便獵車，您坐在這雄馬拉的車子上，右邊帶著夏後氏箭囊裏的勁箭，左邊帶著柘木制成的花紋弓，去到雲夢的林中，圍繞生長蘭草的沼澤地帶奔弛，奔到江邊然後緩緩地行進。車輪在青蘋上徐徐輾過，迎面吹來微微清風。陶醉在春天的氣息當中，滿懷春意的心也為之動蕩。然後策馬追逐狡黠的走獸，許多枝箭射中了輕捷的飛鳥。這時犬馬的本領發揮盡致，野獸被追趕得腳力疲困，馬夫和車夫使盡了他們的智慧和技巧；虎豹恐懼了，鷙鳥懾服了。奔馬響著項鈴，象魚一樣騰躍，象麋鹿一樣角逐，腳踐麋兔，蹄壓麋鹿。動物被追得汗流于身，口沫下掉，四處躲藏，走投無路，沒有受傷而活活嚇死的野物實在足以裝滿隨從的車子。這是打獵最壯觀的景象，太子能勉強起來去遊獵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病了，不能去。」然而這時候太子眉宇之間露出了喜色，並逐漸擴展，幾乎布滿整個面部。

【原文】

客見太子有悅色，遂推而進之曰：「冥火薄天，兵車雷運，旂旗偃蹇，羽毛肅紛。馳騁角逐，慕味爭先。微墨廣博，觀望之有圻。純粹全犧，獻之公門。」太子曰：「善！願復聞之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見太子有高興的神色，就進一步說：「黑夜出獵，火光燭天，兵車象迅疾的雷聲一樣滾動。旌旗高舉，旗上裝飾的鳥羽、牛尾整齊而紛繁。車馬往來奔馳競逐，人人向往得到野味而奮勇爭先。獵獸的圍欄和焚燒過的野地又寬又廣，遠遠地望過去才可看到它有邊緣。那毛色純一、軀體完整的獵獲物，把它進獻到諸侯面前。」太子說：「說得好！我願意再聽你說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未既。於是榛林深澤，煙雲闇莫，兕虎並作。毅武孔猛，袒裼身薄。白刃硃硃，矛戟交錯。收穫掌功，賞賜金帛。掩蘋肆若，為牧人席。旨酒嘉餼，羞飧賓客。涌觴並起，動心驚耳。誠不必悔，決絕以諾；貞信之色，形於金石。高歌陳唱，萬歲無數。此真太子之所喜也，能強起耳游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甚願從，直恐為諸大夫累耳。」然而有起色矣。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這還沒有說完。在那叢林深澤之間，煙蒸雲騰一片昏暗，野牛老虎一起出現。打獵的人剛毅武勇、非常強悍，他們脫衣露體，棄車親身擒搏野獸。只見雪白的刀刃閃閃發光，長矛大戟縱橫交錯。打獵結束，按照獲取獵物多寡記錄功勞，賞賜金銀和布帛。壓平地上的青蘋，鋪開杜若，為打獵的官員設宴慶功。濃濃的美酒，可口的魚肉，烹煮膾炙的食物，用來款待佳賓貴客。大家一齊斟滿酒杯，起身祝酒，賓客們的豪言壯語入耳動聽。言語信誠果必而不悔改，遇事或答應或拒絕都很堅決。堅貞信誠的表情，就象鏤刻

在金石上一樣。人們放聲歌唱，熱烈歡呼，絲毫不感到厭倦。這正是太子所喜愛的，您能勉強起來去遊玩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很願意和大家一起去，只怕成為各位大夫的累贅。」不過，太子有想起身的樣子了。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將以八月之望，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，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。至則未見濤之形也，徒觀水力之所到，則怵然足以駭矣。觀其所駕軼者，所摧拔者，所揚汨者，所溫汾者，所滌沔者，雖有心略辭給，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。况兮忽兮，聊兮慄兮，混汨汨兮，忽兮慌兮，倏兮儻兮，浩瀆兮，慌曠兮。秉意乎南山，通望乎東海。虹洞兮蒼天，極慮乎崖涘。流攬無窮，歸神日母。汨乘流而降兮，或不知其所止。或紛紜其流折兮，忽繆往而不來。臨朱汨而遠逝兮，中虛煩而益怠。莫離散而發曙兮，内存心而自持。於是澡概胸中，灑練五藏，澹激手足，頽濯發齒。揄棄恬息，輸寫洩濁，分決狐疑，發皇耳目。當是之時，雖有淹病滯疾，猶將伸偃起甦，發聾披聾而觀望之也，況直眇小煩懣，醜醜病酒之徒哉！故曰：發矇解惑，不足以言也。」太子曰：「善，然則濤何氣哉？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我們將要在八月十五日，和諸侯及遠方來的朋友兄弟們一同去廣陵的曲江觀濤。初到時還未曾看到江濤漲起的迹象，不過看到水力所到之處，就足以使人驚恐異常了。當看到那後浪推前浪的狀況，浪頭高高掀起的情形，波濤激蕩紛亂的情景，水流結聚回轉的勢態，水勢到處沖激的力量，即使有心多謀略、言辭敏捷的人，也絕對不能描繪出因為波濤而形成的這種壯景。既是那麼浩蕩無邊啊，使人恍惚難辨；又是那樣洶湧澎湃啊，叫人心驚膽戰；波浪滾滾滔滔啊，發出汨汨的喧聲。時而迷茫一片啊，令人目眩；時而奇峰突起啊，何等壯觀；那水勢浩大深廣啊，那江濤超越曠遠。集中注意力從南山之下一直望到東海之濱，只見江濤洶湧，與天相接，竭盡思慮吧，請去想象哪裏是濤水的盡頭。流覽無窮無盡的江水，將心神歸向日出之處。那江濤急速地隨著汨汨的水流往下遊流去啊，也許沒有人知道它將流到哪裏才會停歇。有時那家多的浪頭流轉曲折啊，忽然又糾結奔流不再回頭。浪濤沖到朱汨又向遠處流過蕩滌，五髀經過洗濯，手足沖刷得更加幹淨，顏面發齒也洗得更加潔白光亮。揚棄了安逸懶惰，排除了污垢肌髒，使迷惑不清得以分辨決斷，使耳朵眼睛也由此通透明亮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縱使有久病不起，患有頑疾的人，尚且要將駝背伸直，跛腳擡起，瞽目張開，聾耳通啓而來觀看這江濤的宏偉景象，何況只是胸中小小的煩悶、傷食于肥肉烈酒的人呢！所以說，這江濤對於啓發愚蒙、解除昏惑，實在不值得一提啊。」太子說：「太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麼江濤究竟是一種什麼氣象呢？」

【原文】

答曰：「不記也，然聞於師曰，似神而非者三：疾雷聞百裡；江水逆流，海水上潮；山出雲內，日夜不止。衍溢漂疾，波涌而濤起。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鷺之下翔。其少進也，浩浩盪盪，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。其波涌而雲亂，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。其旁作而奔起者，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。六駕蛟龍，附從太白，純馳皓蜺，前後絡繹。顛顛叩叩，楛楛彊彊，莘莘將將。壁壘重堅，沓雜似軍行。旬隱匈礪，軋盤涌裔，原不可當。觀其兩旁。則湧渤怫鬱，閭漠感突，上擊下律，有似勇壯之卒，突怒而無畏。蹈壁沖津，窮曲隨隈，逾岸上追。遇者死，當者壞。初發乎或圍之津涯，芟軫谷分。迴翔青箴，銜枚檀桓。弭節伍子之山，通厲胥母之場，凌赤岸，簞扶桑，橫奔似雷行。誠奮厥武，如振如怒。沌沌渾渾，狀如奔馬。混混沌沌，聲如雷鼓。發怒虛沓，清升踰趾，侯波奮振，合戰於藉藉之口。鳥不及飛，魚不及回，獸不及走。紛紛翼翼，波涌雲亂，蕩取南山，背擊北岸，覆虧丘陵，平夷西畔。險險戲戲，崩壞陂池，決勝乃罷。汨潏潏，披揚流灑。橫暴之極，魚鱉失勢，顛倒偃側，沈沈潏潏，蒲伏連延。神物怪疑，不可勝言，直使人踣焉，洄閭淒愴焉。此天下怪異詭觀也，太子能強起觀之乎？」太子曰：「僕病，未能也。」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這不見于記載。但我從老師那裏聽說，江濤似神而又非神的特點有三條：一是濤聲似疾雷，聞于百裏之遠；二是江水倒流，海水潮漲往上灌；三是山谷吞吐雲氣，日夜不斷。江水滿溢，水流湍急，波浪洶湧。那江濤開始出現的時候，山洪飛瀉而下，似白鷺向下飛翔。稍進一步，水勢浩浩蕩蕩，白茫茫一片，象白馬駕著素車，車上張設著車蓋帷幔，當波濤洶湧亂雲一般滾來，紛亂的樣子就如大軍奮起裝束列隊向前。當波濤從兩旁掀騰卷起，飄飄蕩蕩的樣子就象將軍坐在輕車上率領軍隊作戰。駕車的是六條蛟龍，跟隨在河神的後面。又好似一條白色長虹在奔馳，前後連續不斷。潮頭高大，浪頭相隨，互相激蕩，象軍營壁壘重疊而又堅固；其雜亂紛紜，又象人多馬眾的軍行。江濤轟鳴，奔騰澎湃，其勢本不可擋。看那靠岸的兩旁，更是水勢洶湧，汪洋一片，左沖右突，一會兒向上沖擊，一會兒往下跌落。好似勇壯的士卒，奮勇突進而無所畏懼。潮水拍打岸壁，沖擊渡口，流遍江灣，注滿水曲，跨越堤岸，漫出沙堆。碰著它就要死亡，擋住它就要毀壞。波濤開始時從或圍那地方的水邊出發，撞到山隴而回轉，遇到川谷而分流，到青箴打著旋渦，經過檀桓時象戰馬銜枚無聲疾進。再緩緩流過伍子山，一直遠奔到叫做胥母的戰場。它超越赤岸，掃向扶桑，橫沖直撞，如疾雷迅行，直奔前方。江濤確實奮發了它的威武，既象示威，又象發怒。呼嘯嘶鳴，如萬馬奔騰。轟轟隆隆，似擂鼓震天。水勢因受阻而怒起，清波因相互超越而升騰。大波奮起震蕩，交戰在藉藉的隘口。鳥來不及起飛，魚來不及回轉，獸來不及躲避。水勢浩洶勁健，波湧似飛雲亂翻。江濤蕩擊南山，摧毀了丘陵，蕩平了西岸。多麼危險多麼可怕啊，它沖垮堤岸，破壞池塘，直到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方罷休。然後流水激蕩澎湃，浪花飛濺不息。任意泛濫，已到極點。魚鼈不能自主，腹背顛倒上下翻覆，匍匐而行，連接不斷。水中神物可怪可疑，難以盡述，簡直叫人驚倒在地，嚇得神志不清，喪魂失魄。這是天下怪異罕見的奇觀，太子能勉強起來去觀賞它嗎？」太子說：「我還有病，不能去。」

【原文】

客曰：「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，若莊周、魏牟、楊朱、墨翟、便蜎、詹何之倫，使之論天下之精微，理萬物之是非；孔、老覽觀，孟子持籌而算之，萬不失一。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，太子豈欲聞之乎？」於是太子據幾而起，曰：「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。」灑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。

【譯文】

吳客說：「那麼我將給太子進薦博學而有理論的人中最有資望智略的，就象莊周、魏牟、楊朱、墨翟、便蜎、詹何一類的人物。讓他們議論天下精深微妙的道理，明辨萬事萬物的是非曲直，再請孔子、老子這類人物為之審察評說，請孟子這類人物為之籌劃算計，這樣一萬個問題也錯不了一個。這是天下最切要最精妙的學說啊，太子難道想聽聽這些嗎？」于是太子扶著幾案站了起來，說：「你的話真使我豁然清醒，好象一下子聽到了聖人辯士的言論了。」太子出了一身透汗，忽然之間病症全消。

FROM: <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3216527.html>